

王羲之

王羲之 / 著



我的朋友張大千 / 王之一作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經銷民82
面；公分. -- (藝文百類；11)
ISBN 957-622-263-X(平裝)

1. 張大千 - 傳記

782.886

82001272

美加地區／長青書局總經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藝文百類11●

ISBN 957-622-263-X

我的朋友張大千

作者／王之一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／程顯瀚

製版／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
總監／林蔚穎

電話／(02)9558337

編審／張榮森

總經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出版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製作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電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傳真／(02)2409284

傳真／(02)7024333

初版／中華民國82年3月
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定價／新台幣 18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● 八德園五亭湖風景寫真 ●



丁巳年正月十日
竹之韻約石月





●張大千先生花甲大壽，與雯波夫人攝於八德園●

港台書

K825.72=7
201125

我的朋友

侯
二
千



王之一 / 著

這本書爲紀念

張大千先生逝世十週年

而寫



不是序

朱元壽

說什麼也輪不到我來寫序的，可是，既然要我寫了，想想也有幾句話可以說說的，就只好自不量力的寫幾句了。

從早在十幾年前吧，那時候之一兄和我都在巴西，他獨力創辦了一份華文報紙《巴西華僑日報》：我是在一家新辦的《美洲華報》工作，在爭取市場上算起來還是敵對的呢，可是在私交上大家都很友好。

等我到巴西的時候，大千先生已故去許久了，風采已逝，故園依舊；就請之一兄代為安排一下，想去「八德園」探看；那時候，只有張保羅還住在園裡，但是人也經常在美國。一聯絡好了，我們開了幾個小時的車，找到了在「摩詰」（也是張大千根據相近的音取的名字）郊區的「八德園」。

那一次，我們一行人玩得很盡興。「八德園」雖然人去樓空，也因爲年久失修而面目全非，五亭湖的亭子，只剩下了兩個沒有頂的殘柱，倒是夾道的松樹，又高又大，一定比大千先生在此時更爲高聳了。

我們帶了棉紙、墨汁，在能夠找得到的手跡石刻上，都拓了下來，現在想想，「八德園」早已成了水庫之底，這些珍貴的古跡，恐怕也淹沒於污泥之中了吧！

後來，又經常到之一兄的小樓中去聊天，他把高級公寓中的房子，完全規劃成日本式的室內庭園，還有流水、竹籬，真是雅得令人驚訝。

我們常在他那兒看他收藏的大千先生畫作，盡是一些畫冊上看不到的精品，更有一些極具紀念價值的書信、函片，又聽他訴說一件又一件的往事軼聞。

不知道由誰提起的：「何不寫出一本書來呢？」大家越談越起勁，推我起筆擬了一份出版的計畫和內容大綱，真的準備著手了。理想總是理想，後來，大家都因為生活的關係，一位朋友去了北部挖寶石礦，之一兄也結束了報館業務要來美國，我也因為移民簽證下來而立刻要走了。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
世界是很小的，大家並沒有聯絡，後來跟之一兄又碰頭了；他們夫妻熱心的教我打高爾夫球，而我在一家週刊社工作，就舊話重提，要他把計畫中的書寫出來，由我在週刊上發表，也可逼他固定每週打球時繳一篇稿給我；就這樣，這本書就有了一個初步的樣子。正當之一兄寫得滿起勁的時候，週刊關閉了；我也因為工作變換而不能一起打球了。可是，之一兄還堅持著繼續寫作，更運用方便的電腦的中文輸入，自己加緊學習輸入法，鏗而不捨的練習，終於從一個星期才能打出一小段而進步到現在手隨心轉，以電

腦來寫作了。

這一本書終於能夠出版了，雖然我沒幫上什麼忙，但是特別的高興，好像是我自己寫出一本書來一樣的歡欣；對於一位不是職業作家而言，出版著作是很浩大的工程；何況，這是一本很值得一讀，更值得收藏的好書。

之一兄，恭喜你！

一九九二年二月風暴來襲時，寫於加州聖蓋博谷。

序

王康

之一宗兄在香港《大成》雜誌上連載的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，將在美國洛杉磯市出單行本，我舉雙手贊成，並深表敬佩！

他最初是在洛市一家華文週報上發表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，後來改在《大成》雜誌上連載，我從頭至尾都是他的忠實讀者。

之一兄寫有關張大千的生平及其在美術上的成就比別人佔優勢，有下列因素：

第一——之一兄是能寫、能畫、能攝影的全能「老記者」，他對繪畫和攝影都有很深的造詣，他不但具有欣賞及批評張大千作品的的能力，也精通美學理論，因此，他與我國現代最偉大的畫家張大千在精神生活上，可謂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。

第二——之一兄與張大千相處的時間最爲長久，張大千一生結識了數以百計的新聞記者，但彼此之間私交最深而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，只有之一兄一人而已。尤其是張氏旅居日本時期，由於語言不通，一切公私生活如無之一兄從旁協助與照料，真是寸步難行，之一兄是北方人，但在上海生長，青年時期留學日本，日語流利，日文很棒，更難

得的是，之一嫂爲日本大家閨秀，性洛溫文賢淑，樂於助人，而且酷愛美術，對張大千也滿懷敬意，故張、王兩家幾乎成爲一家人，之一兄了解張大千之深，也爲其他記者所望塵莫及。後來，張大千全家移民巴西聖保羅附近，也要之一兄嫂及其女公子同行，其故在此。

近年來有關張大千的傳記文字，在台灣、香港及中國大陸出版界有如雨後春筍，但真正能起「畫龍點睛」作用的，是之一兄的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。

張大千第一次到台灣時，我任中央日報採訪主任，當時採訪張大千新聞的是李青來女士，爲張氏拍攝新聞照片的是已故王介生兄。有一天，介生兄邀我同去陽明山拜訪張大千，目的是向張大千求畫，被我婉謝。我說：「向張先生索畫，將來有的是機會，現在我不想，謝謝你的好意！」

一九七三年夏天，我辭去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主編職務後，第一次訪問美國，到舊金山時曾由長子士正夫婦陪同訪問張大千先生，在張府停留了兩個小時，除談他過去及現在的繪畫生涯外，他還自動帶我們去參觀了他的畫室，令我驚異的是，他的畫室不但已上鎖，而且開鎖的鑰匙係掛在他自己的腰帶上，絕不假手別人。我們跟他走進畫室以後，才發現那一間龐大畫室四週牆壁上所懸掛的畫幅，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品，尤其是他在抗戰時期到甘肅敦煌臨摹的莫高窟壁畫十餘幅，使我們父子三人看得如醉如痴。回台

以後，我寫了一篇訪問記，刊登在大華晚報副刊上。

次年，之一兄自巴西回台北，那時他是聖保羅華僑日報社社長，我將我在舊金山見到張大千先生的經過告訴他，我說我沒有問張先生索畫。他說，他離台後要到舊金山探望張先生，屆時要代我問張先生索畫，我以爲只是說說而已，張先生是否肯贈畫，也在未定之天。數月後，我收到故錢塘江兄自聖保羅來信，他說，之一兄代我要的畫已帶回聖保羅，問我是從郵局寄台，還是他將來返台時當面交給我，我回信求他帶回台灣，不要郵寄。大約半年以後，塘江兄回到台北，他將那幅畫當面交给了我，一九七六年二月我與老伴移民美國洛杉磯時，又隨身攜帶來美。一張之一兄代索張大千先生題贈給我的畫，自北美飛南美，又兩度橫渡太平洋，在我爲之一兄的大作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寫序時，不能不說是一件頗富歷史意義的小事。在本書裡，之一兄也提到此事，更令我感念不已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於美國洛杉磯，時年八十三歲。

我是第一個讀者

齊振一

張大千先生是一位不世出的國寶級藝術大師，在世界畫壇上也有其獨特而崇高的地位。有關這位大藝術家的書籍與傳記，可說早已汗牛充棟，美不勝收。但是我仍願極力推介這本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。

作者王之一兄是一位在上海生長的北方人，弱冠留學東瀛，入日本大學藝術系寫真部攻讀，獲授博士學位。

一九四六年，作者赴台灣，擔任上海《生活畫報》攝影記者，負責甫經脫離日本殖民統治，回歸祖國懷抱的寶島採訪工作；同時在台北市新公園博物館對面襄陽路上經營「台灣攝影社」，並兼中華日報攝影記者，頗富聲名。他也是「躬逢其盛」親歷「二二八事件」少數碩果僅存的新聞界老兵之一。

大千先生首次從海外歸國，在台北舉行轟動一時的畫展時，王之一也在眾多採訪的記者之中，從此結下了他們歷時三四十年、從北半球的日本到南美洲巴西在一起生活、工作的緣分，及親如家人的忘年交誼與夥伴關係。